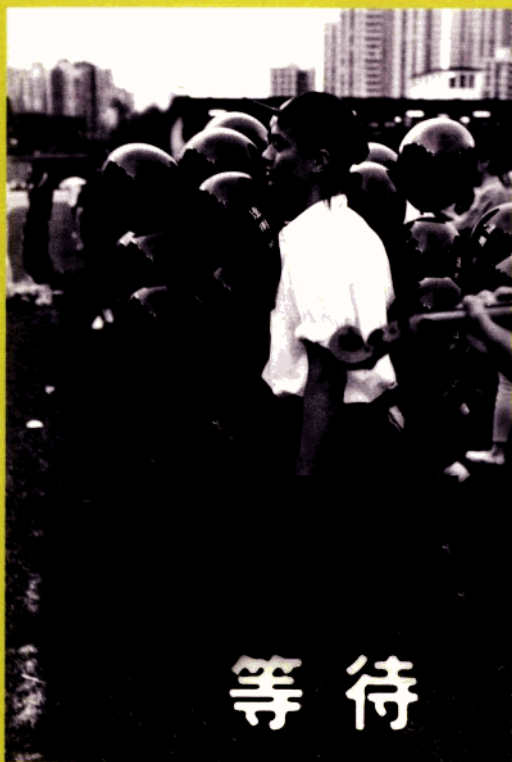


林奕華



等待
香港

青春篇

OXFORD

目錄

I

- 3 劉德華還是周星馳？
- 7 我看創意教育
- 11 等待香港
- 16 大學生的八卦與功利
- 21 讓我做一天李國章
- 25 當梅艷芳已成過去
- 28 萬惡淫為首
- 30 謝霆鋒啟示錄
——給教育界
- 34 I Seek U
- 37 讓我想一想
- 42 To Be or To Have: 快樂是甚麼？
- 47 青春觀賞之道

II

- 53 舒淇可以說不
- 60 出爐蛋 TART 仔
- 70 瑪姬詞典
- 79 I like him. I like him very much!

III

- 89 哀傷
90 看見
91 兒童
92 兒女
93 苦難
94 償還
95 預繳
96 人質
97 現實
98 沉默
99 神童
100 謫仙
101 金童
102 寵壞
103 縱容
104 回家
105 孤兒
106 年輕
107 聰明
108 階段
109 拋開
110 蒼蠅
111 中年

- 112 發霉
113 收拾
114 夢遊
115 玩具
116 三不
117 面子
118 R P G
119 觀眾
120 變形
121 雲雨
122 有知
123 知己
124 體己
125 詛咒
126 領悟
127 有閒
128 自我
129 都美
130 怕老
131 大把
132 智慧
133 嗜甜
134 假設
135 責任
136 禁忌

137	舒服
138	獨立
139	微型
140	父母
141	母親
142	父親
143	上下
144	定位
145	自戀
146	看我
147	少女
148	動靜
149	權力
150	架空
151	應該
152	紙屑
153	權威
154	榜眼
155	成熟
156	盲婚
157	英文
158	凡人
159	惡補
160	新生
161	選科

- 162 明白
163 溝通
164 自知
165 消極
166 兜圈
167 成本
168 空想
169 Confusion
170 豆豆
171 解畫
172 點綴
173 討論
174 個別
175 市場
176 生存
177 愚昧
178 剪貼簿
179 欲望投射
180 不喜歡自己
181 吸引力
182 為何沒有
183 我不明白
184 中層之苦
185 影響別人
186 裝嵌大學生

- 187 社會之福
 188 喜歡玩
 189 知識分子
 190 追求回報
 191 被人厭嫌
 192 好 intellectual
 193 心裏有數
 194 自我曝光
 195 看見自己
 196 聲音而已
 197 寫一封信
 198 給羅太的信
 199 自我介紹
 200 從下而上
 201 不敢發問
 202 濫用創意
 203 轉移視點
 204 尾啖湯
 205 存活之間
 206 你算老幾？
 207 一廂情願
 208 李安二號
 209 藝術這盤數
 210 王傑的歌
 211 也是藝術教育

- 212 梁祝
- 213 春光裏的歎息
- 214 其中一課
- 215 有點兒失望
- 216 把愛做出來的《春香傳》
- 217 六十歲扮十六歲
- 218 青年不看戲曲電影
- 219 一個人唱兩個人的戲
- 220 當陳寶珠遇上謝霆鋒
- 221 此物最相思
- 222 十大棍
- 223 學罵人
- 224 10
- 225 替少女們祈禱
- 226 黛玉們
- 227 章子怡
- 228 School
- 229 把生存掛在嘴邊
- 230 生存是
- 231 為了生存
- 232 真恨自己
- 233 最普遍的心結
- 234 與別人不同
- 235 誰認同誰？
- 236 從小開始

- 237 好的學生
238 有咩好處先？
239 好奇心
240 自覺性
241 誰喊捉賊？
242 鏡中之鏡
243 貴而不珍
244 時間大神
245 27+17
246 失樂園
247 一天
248 站在舞台上
249 看見與看穿
250 我是消費品
251 上台
252 沒有名字的期望
253 舞台的希望
254 我不想看見
255 大帥和戲子
256 給我掌聲

257 鳴謝

I

劉德華還是周星馳？

在一節通識教育課上，我問同學們：「香港人最崇拜的是誰？」五分鐘在你一言我一語的討論聲中過去，答案是幾近平分秋色的兩個名字：李嘉誠與劉德華。我把李嘉誠排在前面，是由於同學們認為，教室外的主流社會應該會把票投給李。其中一位的補充更是可圈可點：「香港人有幾崇拜金錢尚屬其次，更重要的，是香港人不崇拜勤勞。劉德華太勤力了……」另一位同學隨即插咀：「我們都叫他『牛華』。」不崇尚勤勞，說白了就是怕辛苦。有一句祝福語我只有在香港才會聽見：「祝你不勞而獲！」說的人十分衷心，聽的人大方接受——如果要選舉什麼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上述願望肯定可被提名。這句話同時解釋了為何劉德華的《天下無賊》在香港為什麼只能賣五百萬上下，周星馳的《功夫》卻有六千萬票房。

同學們不能即時意會我這個比較——雖然全場有九成以上的人都看了《功夫》，卻沒幾個看過《天下無賊》。不過，看是看了，局部對白也背得滾瓜爛熟，而且不只是《功夫》，連《少林足球》、《喜劇之王》內的大部份細節都如數家珍，但就是回答不了我提出的一條問題：「為什麼在周星馳自導自演的電影裏，除了他和女主角，其他角色總是以『醜陋』為選角標準？」有人在支吾一輪後說：「好笑囉！」我便問：「為什麼看見別人醜陋，我們會開心？」換來沉默。我再問：「為什麼醜陋的面譜，遲鈍的形態，加上口齒不清，邋邋醜醜，會成為周星馳電影裏的靈魂，又是他的必勝方程式？」繼續沒有答案，只有同學如此回應：「我看周星馳電影不是為了思考，只

是想得到娛樂，所以不會找問題來難倒自己！」言下之意，一切是否多此一問？

我對那位同學說：「你知道為什麼你會對電影中的安排完全受落嗎？因為當中沒有任何看了會讓你覺得不妥、不安、不懂、不悅的地方。而當眼前一切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自然不用勞駕你的腦袋。唯有當一些你不期望，或不希望看見的東西出現在銀幕上，譬如周星馳的角色像愛上黃聖依般愛上包租婆，你才會覺得有必要問為什麼：因為你不再認同。」

同學們似乎對於「認同」的動機十分陌生，所以不會主動去問周星馳為何要用「醜陋中國人」作主要的角色。是他利用了中國人的自我形像低落，因而自信不足的弱點？是他掌握了中國人傾向被動的民族性格，只能藉幻想「受盡壓逼凌辱」才反擊對抗，再把這種求存心態加以無限量放大？是唯有放大了中國人骨子裏的自我憎恨，他所飾演的角色才能如蝴蝶般，千鈞一髮破繭而出，成為不是「中國人」的中國人？是上千萬看過《功夫》的觀眾，都深深認同周星馳利用電影傳達的訊息，所以才看不見內裏隱藏的中國人情意結？或是把片中的符號，以臣服的態度來解讀，務求鞏固周星馳的神聖地位，使個人自卑最終得以轉化成自大，然後成功代入「絕世高手」？

將中國人/香港人的自卑轉化成可被消費的自我膨脹，一直是周星馳電影的最大亮點賣點。只是幾多研究周星馳的學者都甚少論及這一點。他們似乎看不到那正是周星馳的叫座力和影響力之所在——抑或，是基於情懷上與心理上的認同，令他們不願意面對現實和自己？所以，就算像《少林足球》般明顯地扭曲「理想」的定義，也甚少人會指出其中的誤導：片中一

眾師兄弟的理想乃名成利就，所謂「理想破滅，一蹶不振」，並非是對造福社會有心無力，卻是「搵唔到錢」和「俾人睇唔起」。而最終達成的「理想」，不外乎名成利就，從此脫貧，說到底也只是個人受惠。

追求「理想」原來等於追求「現實」。這個邏輯雖然充滿矛盾，但是相對於抽象的「理想」，三百萬獎金和大獎盃是看得見的「成功」的標誌，實際的觀眾於是樂得忘掉質疑和反思，不介意與電影同一口徑：「做人當然不可以沒有『理想』。」被異化了的「理想觀」的最大作用，是讓認同這種價值觀的人，既可以繼續狹隘和自私，又可以用一面美麗的鏡子來照見自己。周星馳的電影不只票房成功，還成為了充實中國人心靈的力量，便是因為他懂得怎樣令自覺醜陋的人，有辦法看到他想看見的「美麗」的自己。

因此，周星馳的電影已經不是「一部電影」，而是中國人依賴的思想和價值體系。大眾對於他在《功夫》中不費吹灰便能脫胎換骨，繼而借助數碼科技化身無堅不摧的神而不覺得「值得思考」，其實是對「祝你（我）不勞而獲」的遙相呼應。相比之下，劉德華的道路確是比較艱辛：要靠耐力、勞力、心力、牙力去達成願望的，是「人」，不是「神」。

是的，與周星馳的「酷」一比較，劉先生可說是年終無休，無處不在。然而他的所到之處，不盡然是個人宣傳，而是為不同的規劃扮演「推動者」角色。有推動新香港電影（使我想起羅拔·烈福和辛·單士），又有鼓吹全面推廣文化藝術，我甚至在《香港直播》聽見他說願意以下半輩子的收入，作為保留中環警署作藝術發展的投資。這這些些就算逐一落實，我

懷疑香港人對劉德華的「出錢出力」仍將有所保留——一位大學生對我告白：「我們從小唸書都不會羨慕讀了書而考得好成績的那位，真正受我們崇拜的，永遠是憑小聰明而大獲全勝的人！」針對這種典型香港人心態，當我在課堂上要同學表決「劉德華周星馳如果只能選一個」時，你猜結果是什麼？

2005年2月

我看創意教育

香港大學的哲學學會在上學期的某日來電，問：「有興趣為我們做一個『講座』嗎？」

我沒修過「哲學」，但是覺得人生的趣味，很多時候在於如何發掘一些給自己動腦筋的問題，又或跟朋友談天說地之際，主動提出新鮮的，有機的話題。如是，我暫時把「什麼是哲學」的命題放下，只想如何刺激同學們在講座中「說話」。

當天其實有預設的主題：「Believe——為何我要信」。

我在事前情商了一位朋友幫忙，與我一同出席。所以當同學們來到「講座」時，面前除了我，還有穿了棉襖長褸西裝衫褲戴墨鏡加大斗篷包頭的這個「特別嘉賓」。自我介紹之後，我對大家說：「在我身邊的這一位是吳君如。」

同學們起哄，笑的笑，怪叫的怪叫。我說：「多少人相信？不相信？不知道應該信不信？」剛巧場地是個有三面觀眾席的劇場，我請大家根據立場而坐，然後開始辯論，讓正、反、中立三方輪流各抒己見。

「相信」的人說：「我信是因為剛才有人在校園看見吳君如。」我問：「那人現在在我們中間？」答案是「沒有」。

「不相信」者的支持理由是：「吳君如很貪錢的（眾大笑），這種講座據知沒有酬金，她怎會來？」

既似隱形人又像木乃伊的「特別嘉賓」，一句說話都不能講，只能靜坐着把大家對「吳君如」的印象照單全收，其中包括：在名店撞過她的某同學重述那次經驗和她給他的印象（我問：「她有看見你嗎？」）；又有同學比較以前和現在的吳（我

問：「你用什麼來做階段的界線呢？別人眼中的她？抑或是你自己心目中的？」

四十五分鐘飛快溜走，時間所限，辯論極為有趣也必須有個「結果」。我問同學們：「談了這許多，該如何求證眼前這位可是吳君如？」立場不同的三組人，最後委派兩個代表來到我那位朋友跟前，問：「我怎樣才知道你是不是吳君如？」

更有趣的結果，也許是我與朋友就此離場，同時把「是/否」一併帶走，也就是讓同學自行在辯論中尋找更開放的答案（例如大家在表達相信與否時所曝光的種種價值觀）。但，我想讓被衣物重重密封的那一位有機會道出過程中的感受，因為在聽過那麼多別人對她的觀感，評價之後，她的回應應該可以把討論帶到另一個層面——是的，「包裝」之下，是吳君如。然而這個吳君如和之前大家通過傳播媒體所見所聞的，那一個才是更能引證同學們看法的吳君如呢？

吳的汗水涔涔而下：「剛才的感覺好奇怪，一邊聽一邊反問：那真是我嗎？除了熱，還有驚。有點像一個已經不存在的人要面對一個問題：我是真的（這樣）存在過嗎？」

也許這不是開宗明義「一台戲」或「一堂課」，我（慶幸）沒有被同學們追問：「你想表達什麼？你要我（們）明白什麼？你的主旨是什麼？」

在講座結束後，戲劇學會的同學們：「可以也為我們的戲劇節做一次講座嗎？」

講什麼呢？想了兩天，我改為問幹事的同學：「讓我草擬三條題目，你們投票決定想聽那一題，可好？」傳真過去的，是（一）「林先生，我是負責劇社今年演出的導演，我想向一位